

文  
康  
樂  
舞



天還沒亮，我就醒了，鬧鐘並沒響，窗簾外頭也還是藍灰色，我閉上眼睛，頭腦中一條條過著今天的拍攝計劃，已然沒有了睡意，於是我就這樣等著鬧鐘響起來。

早上六點我們按照約定，到了林船長家，準備拍幾個鏡頭，做一段簡單的訪問，之後再一路跟拍。到了他家自建的小三層門口，便見到他早站在當門等候，身材不高，身上一件赤紅底黑字阿瑪尼 Logo 衫，底下一條中褲，一雙人字拖。他削肩膀圓肚子，小臂小腿格外粗，項上一個大光頭，細看卻有一層薄薄的如霜白髮。他皮膚黝黑，面闊耳方，眉毛很濃，眼睛卻很細，笑意盈盈，很似廟裡負責外事的大和尚，他稍稍舉了下左手朝我們示意，點著頭和我們打招呼，繼而伸出右手和我們一一握手。他的手指很粗，手掌也很厚，像是戴了層手套。

今日是他出海的日子，我們設計的第一組鏡頭就是他在門口空地上整理出海用的繩子和籬筐，順便介紹他們家世代出海的故事。第二組鏡頭是他和夥計把糧油用品搬上小貨車，先送往碼頭。第三組鏡頭是室內景，拍攝他和他家人臨別一起吃早飯的場景。

外頭是和別人家一式的三層樓，裡頭卻十分富麗，歐式天花板大吊燈，底下是紅木家具，大理石瓷磚貼滿牆面與地面，他的妻子和兩個兒子正在八仙桌前吃早飯，三個人都比林船長高大，只是胖得沒有款式。桌上早飯十分豐富，豬蹄、滷麵、炸蝦還有

蒸魚。林船長和我一一介紹這些菜色裡的海貨，都是他出海捕魚的收穫。一道道菜，攝像師挨個給特寫。我看了有些餓了，小呂小聲和我說，早上幾乎什麼也沒吃。我說拍完這場再說吧。

2013 年的時候開始做這行。他攤著手說，我點點頭，指揮小呂給鏡頭。

就有貸款和油補了嘛，就有了第一艘船。

您現在一共有幾艘船？我問道。

他張開一個手掌，有五艘。他說，剛開始的時候就一艘，一次出去兩三天，滿載。

方便透露一下一次出海的收入嗎？

他搓著手，笑起來道，一天兩萬塊的樣子吧。他頓了頓，接著說，不過也要夥計工錢等成本，還貸款嘛。

出海是不是要去很遠？

一百多海里，到台灣海峽，很多到那裡跑船的。其實，一天兩萬塊也是好幾年前的行情，現在油價貴，收入不如以前，競爭也多，有時候要去遠些的地方，廣東、浙江還有釣魚島，我們都去的，所以現在一去就是好幾天。

我們調轉鏡頭，問女主人擔心嗎。她一邊吃蝦一邊笑道，肯定擔心啊，我勸他也可以早點退休的。

林船長笑笑，沒辦法的，我們是海上跑慣了的，福建人講，愛拚才會贏嘛，不出去闖一闖，總歸不安心。

林船長下一步是去斗美宮燒香，預備八點半出發，他去樓上拿早先預備的供品。我們在屋裡又補拍了幾個鏡頭，也和他兩個

兒子聊了幾句，問他們將來有什麼計劃，也要做船長嗎？

他們兩人露出迷茫的表情，大哥道，我要做個 rapper。

做個……什麼？

大哥說，我要做個 rapper。說著就對著鏡頭唱起來，呦呦我是林廣智，來自祥芝，X-I-A-N-G-Z-H-I，keep it real，呦，我老爸出海，到海上捕魚，捕很多大魚，有很多酸楚，也引來嫉妒，呦呦，我們賺了很多錢，於是他們紅了眼，他們說我們是富人，可是他們沒有辦法，那是我們的實力，他們嫉妒，管他們嫉妒，他們就是嫉妒……

我看了眼小呂，都拍下來了嗎？

小呂點點頭。

林船長從樓上拿下來一紅帆布袋的供品，打開來看，裡頭都是祈福的紙錢，黃底紅字的繁體字“平安發財”，周邊的一圈“发”倒是簡體字。林船長把帆布袋放在電動車前面，讓我坐後座，車子不很大，我小心跨過去，兩手抓緊後頭扶手。攝像跟車，小呂搖下車玻璃，指指自己腦袋，意思是頭盔呢？

我還沒來得及反應，車就突突突地往前走了。

車走得飛快，偶有停駐的時候，我便問他，這斗美宮每次出海都會去拜拜的吧？

他說，那是肯定的啊，裡頭供奉著池、朱、李三位王爺，專門保護我們出海漁船，很靈吶，香火也旺。池王爺能祛瘟祛病，特殊時期，更要拜拜，你說對吧，爭取出海了順順利利回家。

您說得是，我也這樣想，這大半個月給你們添麻煩。拍完紀

錄片我們爭取也順順利利回香港。

不麻煩不麻煩，你們很好啊，我兩個兒子就是不肯讀書，其實也不笨的，小時候也拿三好學生，年年都是。你們後面多和他倆聊聊天，帶帶他們，將來去香港唸書，也拍電影。

我笑說，那很好啊，歡迎來香港，但別學電影，特別是別拍紀錄片，我現在後悔死了，就怕畢不了業。

他說，畢業應該不愁吧，主要是找工作。他頓了一下道，畢業的事情，節上可以去領導那裡走動走動。

我笑了，接著他的話道，剛剛您說斗美宮池王爺祛病，我家鄉村裡很巧也有個大廟，車公廟，供奉車大元帥，四境保平安，就是三百多年前求他祛疫，才立了車公廟。

他說，蠻好，村裡面主要做什麼生意？

我說，村裡是養蠔，也捕魚，雖然比這邊小多了，但也有點像。

他說，養蠔辛苦啊，種蠔田，吊蠔排，蠔又長得慢，攏共要好幾年才能上市的。

我笑道，村上人也做慣了這種辛苦活，不過這些年也走了不少年輕人了。

他說，你一個女孩子挺厲害，拍電影又扛機器腳架，又要負責交通和規劃什麼的，也辛苦的。

我笑著答他，學這個就是這樣。而且男孩女孩也沒啥不一樣的。

沒啥不一樣的，他重複道。

斗美宮我事先做過調查，在祥漁村，面朝洛陽江入海口，又離泉州港很近。這廟宇始建於清代，現在這三開間的建築，是1992年重修的，周邊村鎮漁民出海都會來拜拜。到了廟門口，早有地方上負責外事的同事等著我們，姓趙的一位副主任，早前對接拍攝許可也是小呂請他二舅出面，對接了趙副主任安排的。他倒也沒怎麼多話，簡單打個招呼，戴著口罩，客氣地遠遠站在外面，茶色眼鏡，Polo衫，黑西褲，瘦得有些憔悴，像八十年代內地的公務員。

這斗美宮遠看不大，但赭瓦上紅綠相間的騰龍鴟尾設計極為繁複，很有閩南本地的特色，地面四周用鋁合金門窗包裹，約是防颱風的設計，進到玻璃門內，當門四根巨大的盤龍柱，金碧輝煌，卻也用透明塑料紙包裹著。門上“斗美宮”三字，再進去就是正廳，這廟宇雖不大只三進，但縱深了得，兩排大供桌上密密麻麻擺滿了幾十個紅色塑料籬筐，裡頭是一色的米和油，也有牛奶飲料、旺旺雪米餅之類，加上各自一個供品紙袋，上面還寫著字。籬筐間不容空隙，整個把供桌遮住了，幾乎使人覺得這些滿滿當當的供品籃，是懸浮在空氣中。大樑上掛著兩排紅燈籠，書“清供植福”，下頭是赭色幡帷和壇帳，上面各繡著三個八卦，裡頭是池、朱、李三個金字，下面便是神壇，上供著三位王爺的木雕像，莊嚴英武。林船長提上自己的供品，小呂已經在跟拍了，他給了我一個OK的手勢。

我問道，這紙錢的供品袋上寫的是什麼？

林船長道，那是出海船的船號，船長的人名。

單拖雙拖是什麼意思？我看下頭有寫。

一條船叫單拖，兩條船就叫雙拖。

他繼而走了一遍流程給我們看，點香三叩首，擲筊點祈福燈。拍完斗美宮的鏡頭，我們便一同坐車去碼頭，趙副主任也跟著。到了碼頭趙副主任和碼頭領導報備之後，我們用無人機拍了幾個航拍鏡頭。我們以碼頭為背景又問了幾個經濟前景的問題，林船長答了幾句，就說要早些上船了。我們跟著他繼續拍了幾個在碼頭上擺東西上船的鏡頭，又問了幾句天氣和幾個船隻保養的問題，眼見時間已經差不多了。我們最後一個鏡頭就是我站在碼頭上，和甲板上的林船長揮手告別。

下午要回廈門拍另外一條故事線，拍三四天，等林船長返航再拍幾組鏡頭，接著回晉江。十一點沒到，趙副主任帶我們去碼頭一家餐廳吃飯，小呂父母和二舅二舅媽已經等在那邊，點了一桌菜。昨天中午我們已經吃了一頓大的，今天又是大魚大肉，我見了卻有點沒胃口。小呂父親要給我們倒茅台，我也推辭了。吃到一半，我突然想起應該拍幾個林船長住的村子的鏡頭，今天光線這麼好，卻漏拍了，過幾天據說下雨，恐怕就不好補了。我看了看小呂和他家人。我說，要不你在這吃，反正不順路，我自己去拍幾個鏡頭就回來，簡單的，也不耽誤你吃飯。

他沒說話，趙副主任主動提出來送我去，說，我開車送你過去，你在我車上吃點，回來正好。

一路無話，我把塑料袋裡的冷麵包吃了半個，肚子倒有些疼起來，小腹沉沉的，知道是來 M。其實昨晚上就有點預兆，想著

今天早上在酒店門口買一包衛生巾，後來竟忘了，忙起來我便也沒怎麼理會。此時我心下想著採訪的內容，同時一路翻看後面幾天的路線，還有走訪計劃，單覺得人有些疲乏。鄉間路是很平坦順暢的，但偶也有些泥濘起伏處，這麼一晃一晃，我倒有些想吐了，但想想似乎也沒有很遠的距離，大約可以忍一忍。在猶豫是否要和趙副主任說讓他慢一點的當口，我覺得可能不能再忍了。

趙主任，這附近能停車嗎？

怎麼了？馬上到了呀，估計再開個十來分鐘。

趙主任，我要用下洗手間，現在就要用。

趙副主任愣了一下，也沒有回頭，似乎在猶豫說什麼好。

我說，我怕把你車弄髒了。

車快速穿越田埂，拐過一排大棚，便又上了一條大路，路上一個人也沒有。而兩邊是一例的樟樹，鬱鬱蔥蔥的，好像夾道歡迎。這大路在一個土坡前離奇一拐，道路也齊整開來，好像是有人刻意修過。

前面就到了，別著急，馬上就好，趙副主任說道。他方向盤把得很穩，一隻手伸出來，指著前面說，過了石橋，前面那幾家。

我盡量稍稍側過身不動，把臉貼在車玻璃上，瞥見車過橋後上了石子路，迎面便是幾棵高得難以在車窗裡看清的古樹，近處則是錯落的農村自建房，多是本地常見的南洋騎樓，有石質的也有磚質的，走了一段變成聯排的小三層，紅磚綠欄杆，一片赭一片白，中間夾著一條蜿蜒的車道，直通到看不清的所在。房

子多貼著年節上的春聯，也有掛燈籠的，但各自底下不同，除了家門前各停了幾輛助力車外，倒也有一兩家改造成小賣部模樣，貼些廣告招貼，酸奶、中國移動不一而足，有的則當門立著架子曬滿了水茄子和各色生果，只是這些小賣部都大門緊閉，沒有一點營業的樣子。我一家一家看過來，想著到底哪家能把洗手間借給我。

車停在一棟裝修新淨的小三層門前，趙副主任先下了車，頭也不回便往裡頭走，我也開了車門，走出來低頭檢查，確認座位沒有弄髒，手裡的紙巾握得也沒有那麼緊了。我盡量縮小步幅，前後望了望，當下正是吃飯的時候，各家都閉了門。倒只有這家是開了門的，門楣上貼著四個字，“顯佑鄉里”，底下披掛著簾子，看不見裡面的底細。

不稍時，趙副主任和一位老婦人出門來，老婦人向我頷首，側身微笑道，你跟我來。

這婦人穿著圍裙，約略五十多歲，焗的一頭烏髮，而眉眼間是不容懷疑的善意。我看了一眼趙副主任。趙副主任抬抬眼鏡，點頭道，你跟著王老師進去就好了。

趙副主任還沒說完話，王老師已經為我掀起了簾子，我感到抱歉道，不好意思添麻煩了，遂低頭穿了過去。進門後，我便一愣，裡面竟是滿堂華彩，與外頭樸素的裝潢不同，裡頭原是一間進深足有七八米，明亮闊大且整潔的佛堂。四壁與地下皆是潔白光滑的瓷磚，光亮照上去，顯出牛奶在玻璃杯中的質感。佛堂盡頭一張寬大的實木長檯，前頭三個蒲團，左右兩個大花瓶。長檯

上頭設了一座神壇，架設了帷幔，中間擺了十數個木雕和陶瓷佛像，大小雖不一致，卻安排得十分齊整，莊嚴厚重，每一尊雕像都披著黃澄澄的披風，匆促間認得有佛陀、彌勒、觀音、天后、關公等，底下是十數個接了電的蓮座燈，焰火如水，遍照面前的新鮮水果與鮮花，另還有些零食、紙包牛奶，照例也碼放得整整齊齊。神壇頂上垂一架大琉璃盞，亮著燈，照得神壇上的尊容栩栩如生。

在後頭，可以一會出來再拜拜，不著急的。王老師微微擰轉脖頸，露出耐心而寬容的表情。

後頭的洗手間也非常整潔，我卻更加煩躁起來。褪下褲子頭皮後頸都在發麻，下午的計劃怎麼辦。

我一邊想一邊惱火，卻聽見有人輕輕敲門。我忙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馬上好。

外頭傳來那王老師的說話聲，你要是不方便，一定和我說。

我愣住了，恐怕趙副主任見了已明白七八分光景，便和她說了。

她在門外接著說，你別誤會，我也是瞎想的，萬一你需要換點什麼，我是說萬一的話，你要和我說。我女兒比你大不了多少，家裡還有些她沒穿過的衣服，或許你可以替換的，都是乾淨的。

我厚著臉皮問王老師拿了一條黑色長褲，後來又怕不保險，幾乎是擗著自己耳光問王老師，家裡會不會恰好還有一次性的內褲。王老師在外頭愣了一下，說一次性內褲倒是沒有，不過有

新的。

王老師女兒的尺碼稍稍要比我小一些，不過這已經無關緊要，能穿進去就已經很好了。離開洗手間前我再三確認洗手池和抽水馬桶我已經擦乾淨了，地上也沒有水漬，捲筒上的廁紙我恨不得像酒店裡那樣摺出一個角來。我把髒衣服捲一捲塞包裡，小心地開了門，見王老師坐在穿堂的一張小板凳上。我背和膝蓋都自然地彎下來，雙手合十，連連道歉，冒昧打擾，我過幾天把褲子洗得乾乾淨淨，一定親自送回來。王老師笑著站起身迎上來道，別這麼客氣，趙主任說你們香港高才生過來拍片子很不容易。我女兒也是學電影的，她之前在外頭也多得人照顧，咱們去前頭禮堂拜拜吧，我看你也有心。

我連連點頭，便跟在她後頭回到了佛堂。

趙副主任見我出來，便站了起來，倒也沒說什麼，打量了我一下，他反側局促起來，像斗美宮前那樣站在一邊。來到神壇前，王老師拈了三支香遞給我道，在香爐上借個光，拜三拜便是了。銅爐的香灰裡立著幾支紅燭，我手裡斜著懸起三支香，便停在焰火上，除了一陣熱氣，又有一陣異香撲面而來，那十數尊雕像的表情似乎也顯得更生動莊嚴起來。點燃香頭後，兩隻手懸回，用手指拈住香尾部，高舉過頭，鞠了三躬，再在蒲團上叩拜再三。

起來時，王老師笑說，年輕人還像你這麼懂的不多了，我看你像燒慣了香的，還是香港都這樣？

我說，我們香港村裡也有個廟，車公廟，之前還和趙主任

講起，三百年前我們蠔涌村民為了感謝車公顯靈，祛除瘟疫，於是在神前許下承諾，每隔十年舉辦一次打醮。除了聯鄉打醮，村民日常初一十五都要上廟拜拜的。說起來，車公廟前還有棵大榕樹，根深蒂固，歷來街坊們都會在樹根上擺上各式自家送來的佛祖、觀音、關公，總有幾十尊，底下香火極旺，看到您這兒，我一下覺得特別親切。

王老師笑說，你倒提醒了我，你稍微等等。說著風風火火到後頭去了，我不明所以，站在原地，四下安靜下來，卻聽見長檯上原來細細播放著佛教音樂，輕吟淺誦，往復無際，煞是好聽，我頓時覺得心神安穩，拍攝的事好像也沒有那麼急了。她回來時，手上端著一碗米粥湯，說，今天剛熬的，你可能這幾天累著了，要補補，再不濟暖暖胃也好。我見粥裡有些鹹肉小菜、蝦米小蠔仔，道，王老師，我這真是好久沒嚐過這粥的味道了。

王老師問，你之前來過泉州？

我搖搖頭道，我們村車公廟十年一次聯鄉打醮，到今年年底又該打了。我參加過兩回，每次法事結束，長輩們會給我們熬蠔粥，香得不得了，我見這碗粥就想到了。

你是想家了，王老師緩緩道。

我咕嚕咕嚕喝了下去，頓時覺得五臟六腑有了位置，身上發了一陣汗，也多了些氣力。

我一再道謝，王老師接過空碗道，過幾天就是十五了，我女兒初一十五都會回來，家裡人也比較多，你要是能過來再拜拜更好，那時候不僅有粥還有麵，你也可以嚐嚐。

我說，好咧。隨後和她加了微信，說是言出必行，要回來還東西。我見她的微信頭像是一朵荷花，名字叫“心香一瓣”。

和王老師告了別，便和趙副主任上了車。趙副主任一直沒說話，我便先開了腔，問道，這一路上真是添麻煩，您飯沒吃好，車也開得不痛快，都怪我。只是沒想到還有這樣的地方。

趙副主任說，不算什麼事，正好開到這邊村上，我想到她家肯定是不會關門的，舊相識了，開個口沒什麼。

我說，都說泉州民間信仰厲害，家裡有這樣的佛堂，走進去，真挺震撼的。

趙副主任沒有說話。

我接著道，她說女兒初一十五會回來，可能我們過幾天回來拍還能碰到。

趙副主任還是沒有說話，外頭陰了起來，玻璃上多了一些小細點，趙副主任打開雨刮器，車裡只剩下空調的氣流和橡膠與玻璃摩擦的聲音。

趙副主任兩隻手托在方向盤上，手指輕輕拍了拍，說道，她女兒去世十來年了，那堂佛像，就是為她女兒而設的。

## 二

香港富山公眾殮房之前媒體有報道過，存放率超過 300%。我不明白這數字具體是什麼概念，直到自己來到此地，走進冷凍室，見到成批棕色的標準棺材不得不像金華火腿那樣一個個碼在

# 港版後記

## 渣男小說家

人人喜歡美女，我也不能免俗。小時候我一直喜歡短髮、颯爽有性格的女孩，喜歡她們抬起下巴，嘴角笑容的弧線。隨著年齡增大，我發現，其實我不是喜歡短髮女孩，我是喜歡短髮美女，短髮美女留長髮，也不會難看的。你看，人有時候就是這麼純粹簡單不善變。

十多年前，我（又）主動追求一位美女，我簡稱為H吧，她是學經濟的，大氣爽朗，對社會生活也很有熱情，主動邀請我與她一起參加一個暑期遊學團，從蘭州一路坐車遊學到烏魯木齊。本來應該在信息欄打上“好的！！！！我願意！！！！”的我，按捺住激動的心情，略微少打了幾個感歎號。別說坐車，從蘭州走到烏魯木齊我（當時）也是願意的。這次遊學團，認識了來自天南海北的一些朋友，許多是金融商業背景，性格各異卻都十分好玩，有的後來還陸續有聯絡。我們在翻越祁連山的漫長旅途中一起聊天，聊起了各自未來的志業，有的朋友說想要有自己的酒店，有的想創業開公司，H說自己想開一家社會企業。問到

我，我說我想做一個超一流的小說家，當時全車人都懵了，以為我高原反應，都不知道怎麼接。脫口而出的我，沒想到大家是這樣的反應，現在想想也挺正常的。

旅途中我和 H 聊天，她笑著問起我是什麼星座的，我說我是水瓶座的。她的笑容突然僵住了，我說怎麼了，她尷尬地微笑，繼而搖搖頭。我繼續追問，她終於開口，說，水瓶座都是渣男來的。我登時天旋地轉，差點原地起了高原反應，連忙為我們水瓶座正名，絕對的純粹單純不善變。而她只是淡淡地笑，顯然不相信。不知怎的，我想起了晴雯，“今日既已擔了虛名，不是我說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也另有個道理……”早知如此，過去的日子我便能做個渣男了嗎，如何有這樣的道理。不過枉擔虛名，受點委屈，在我這樣一個不善於自我解釋的人來說，實在是常有的事。後來的故事，自然如大家所料想，鳴沙山，青海湖，玉門關，吐魯番，山河入目，雲天卻是契闊，美景不是故事的點綴，是故事的所有。這當然不單單是因為我是水瓶座，用湯勺再努力，也捲不了意粉。

坦白說，十多年前，說自己想成為一個超一流小說家，實在是年少輕狂，甚至說自己想成為一個渣男，相比起來，都務實得多。但顯然，我如今是一樣也沒做到，我很快遇到了現在的妻子，到這個月，我們已經戀愛十二年了。她並非短髮，純純一個美女，我曾經暗示她可以嘗試一下短髮，她讓我滾蛋。我們感情是很好的，我能寫這樣的後記，本身就很說明問題。這十幾年，

我主要都在讀博和教書，業餘時間寫一些小說，這些年斷斷續續一共寫了二十個左右的中短篇小說，基本上都發表了，《空氣吉他》和《不上鎖的人》這兩本書收錄了大部分。《空氣吉他》的內容都是2012—2017年寫的，《不上鎖的人》的內容基本上都是2023年和2024年寫的。這兩年時間除了教學科研以外，我甚至還在兼任學系的系主任工作，但還是堅持每天寫一小時，因為壓力大的時候，寫小說實在太療愈了。可以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成為另一個人，過另一種人生，這幾乎是我這平凡人生中能想到的，最有魔法的志業了。當然必須承認，《空氣吉他》在2023年入圍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的決選，也有很大的影響。當時想的是，好多年前寫的東西你們都覺得還可以的話，時隔多年，我現在進步這麼大，那還不得起飛。自我療愈和自我證明皆有之，《不上鎖的人》基本上也代表了我那段時間寫作的最大能量和最大的熱情。在這部小說中，我可以比較自信地說，有一些過去難於見到的新奇的寫法和想法，和對當下創作方式的反思。《不上鎖的人》2025年再次入圍了寶珀理想國文學的決選，作為一個業餘寫作者，自然是很光榮的，但這也只是餘興的節目，真正的快樂早在寫作的時候已經實現了，往後的宣傳也好，社交也好，獎項也好，便如同回憶舊年的雪景，別殿的簫鼓。自己也在慢慢地變化和成長，《不上鎖的人》獲得的一些關注和善意的建議，譬如如何多寫某一篇的風格，強化，就比較容易成功等等，其實我都有看到。方方面面的看法，其實我也很難全部做到，感動於

大家的熱忱之餘，大家似乎也誤會了我，我的本職工作是教書，不是寫作，也從來沒有想過要代表香港文學，港風新港風什麼的（這樣的，通常是缺什麼說什麼）。如果寫作也變得像搞事業那樣需要經營，不就和上班一樣了嗎，那快樂何在呢，我寫作主要是因為喜歡，不是為了再證明什麼了，我已經慢慢過了那個階段。我也不是體制內的作者，沒有 KPI 的要求，有空就多寫，沒空就少寫，按著自己的性子來，咋高興咋來，渣男，就應該是這樣的。小說就應該探索自己的邊界，尤其是年輕作者，不大應該重複自己的舒適區，追求某種“圓熟安穩”。這種圓熟很快會困住自己，再難進步，許多“圓熟”，不過是一種心智的油膩，缺少真正的端凝。我希望我的每篇小說都很不一樣，都能創造一些自己的語言與語境，我也做到一部分，將來也會做得更好，我正在啟動自己醞釀了好多時候的長篇小說，應該會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你看，渣男就是如此擅於許諾畫餅。

香港三聯書店願意推出這本書的繁體字版本，實在是十分感激，這可是我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本書呀。除了這篇新後記之外，也會比簡體字版本額外收錄一篇新的微型小說《胭脂新村》。感謝這本書寫作過程中幫助過我的人們，感謝責編林冕老師為這本書從無到有的奔忙，也感謝小說，讓我可以認識大家。

十多年過去了，很多事情在我身上發生改變，我開始有白頭髮了，頸椎也總是罷工，但我也還在踢足球，玩遊戲，寫小說，愛著同一個人。我不會問自己會不會成為一個超一流的小說家了，我也不再為水瓶座辯護，我就是一直寫一直寫，有時候甚

至要提醒自己，為了頸椎，要自律，不能每天都寫作。我喜歡小說，但我也可能是自戀，始終喜歡全情投入的那個自己，人有時候就是這麼純粹簡單不善變地自戀。

2026年4月於常富街

